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 文学史：法兰西之韵

柳鸣九◎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 文学史：法兰西之韵

柳鸣九◎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史:法兰西之韵/柳鸣九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4234 - 9

I. ①文… II. ①柳… III. ①文学史—法国  
IV. ①I565.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4370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燕西

责任校对 韩天伟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5.5

插页 2

字数 406 千字

定价 7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田 文 黄 英

#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 目 录

雨果其人,雨果奇观

——《雨果文集》(二十卷本)总序…………… (1)

重新评价左拉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左拉学术讨论会

上的主旨发言(1989年)…………… (15)

阿波利奈尔的坐标在哪里?…………… (31)

马尔罗论…………… (40)

给萨特以历史地位

——《萨特研究》序…………… (71)

加缪论

——四卷本《加缪全集》总序…………… (91)

低调济世的人文巨著《随笔集》…………… (120)

自传文学的辩证法典范

——《忏悔录》中译本序…………… (135)

《红与黑》两种价值标准…………… (151)

普鲁斯特传奇

——《寻找失去的时间》…………… (161)

不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173)

20世纪流浪汉体小说的杰作

——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 (183)

一个特定精神过程的神话

——图尔尼埃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缥缈境》…………… (193)

|                                              |       |
|----------------------------------------------|-------|
| 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概况与主潮 .....                       | (203) |
|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根源、发展和分野                            |       |
| ——《法国浪漫派作品选》编选者序 .....                       | (223) |
| 世界心理小说类别的划分                                  |       |
| ——《世界心理小说名著丛书》总序 .....                       | (249) |
| 法国心理小说的发展历程                                  |       |
| ——《法国心理小说名著选》编选者序 .....                      | (253) |
| 法国反法西斯文学概论                                   |       |
|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法国卷编选者序 .....                  | (289) |
| 论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矛盾统一的关系 .....                       | (299) |
| 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                               |       |
| ——在全国第一次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上的大会发言<br>(1978年10月广州) ..... | (333) |
| 萨特“中国行”的思想文化意义                               |       |
| ——答《跨文化对话》主编问题 .....                         | (377) |
| 后 记 .....                                    | (399) |

## 雨果其人,雨果奇观

——《雨果文集》(二十卷本)总序

### 一

1885年5月17日,八十三岁高龄的雨果患重病的消息,在巴黎传开了,从这天起,每天的报纸都有他的病情通报。寓所前,总聚集着一批又一批关切探询的人群,不断有社会名流在门前下车献上自己的名片。

5月22日,雨果逝世,上议院与众议院获悉,立即休会,宣布进行全国性的哀悼。两院一致通过政府的提案,决定为雨果举行隆重的国葬。

5月30日,雨果的遗体停放在凯旋门下,四周呈星形放射的大道上,路灯与火炬日夜照射,不尽的人流从凯旋门下通过,瞻仰雨果的遗容。

6月1日,葬礼举行,鸣礼炮二十一响,仪仗队由十二名法国青年诗人组成,二百万人群跟随在灵车的后面。

这是法国乃至欧洲最大规模的一次葬礼,是精神文化领域里最崇高的一次哀荣,正如著名作家、历史学家、雨果学权威安德烈·莫洛亚所指出的:“一个国家把过去只保留给帝王与统帅的荣誉,给予一位诗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雨果出生于拿破仑时代开始后的第三年,其父勃鲁都斯·雨果出身平民,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军;拿破仑时期,转战南欧,获将军衔。雨果幼年时曾随军到过意大利、西班牙。雨果十二岁时,拿破仑失败,波旁王朝复辟。由于其父又宣誓效忠新统治者,而其母本来就出身于“路易十六的忠臣之家”,是一个激烈的旺岱分子,少年雨果有过一个为时约十来年的保王主义时期。

雨果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作,很早成名。1819年,与两个哥哥创办《文学保守者》周刊;182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后又将它增补为《歌吟集》;接着又相继发表了小说作品《冰岛的凶汉》(1823)与《布格-雅加尔》(1826)。

查理十世上台后变本加厉的反动使革命逐渐酝酿成熟,在自由主义思潮日趋高涨的背景下,雨果的政治态度开始有了转变。1826年,因缺乏明确纲领,成立于1823年的浪漫派第一文社解散,雨果与维尼、缪塞、大仲马、诺地埃另组第二文社,开始明确反对伪古典主义。1827年,他在《铜柱颂》一诗中缅怀了拿破仑时代对欧洲封建君主国家的武功。同年,他又发表了著名的战斗性宣言《〈克伦威尔〉序》,成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从这一年起一直到1840年,他以丰富的戏剧、诗歌以及小说创作显示出新文学的实绩。1829年,浪漫主义戏剧《玛丽蓉·德·洛尔墨》由于批判了专制王权,遭到禁演。同年,他同情和歌颂希腊解放斗争的诗集《东方集》问世,并出版了批判统治阶级以法律压迫劳动者的小说《死囚末日记》。1830年,他写作了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和新颖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艾那尼》,这个剧本在七月革命前夕初次演出时,浪漫主义与伪古典主义两派的拥护者,在剧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演出最后获得极大的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戏剧对伪古典主义戏剧的胜利,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后,雨果以欢迎的态度写作了热烈的颂诗《致年轻的法兰西》。1831年他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上演了剧本《玛丽蓉·德·洛尔美》,发表了抒情诗《秋叶集》。1832年以后,他相继发表的作品有剧本《国王取乐》、《吕克莱斯·波日雅》(1832)、《玛丽·都铎》(1833)、《安日洛》(1835)、《吕意·布拉斯》(1838);诗集《暮歌集》(1835)、《心声集》(1837)、《光影集》(1840);小说《克洛德·格》(1834)以及杂文《文学与哲学杂论》。七月革命以后这一时期,雨果的戏剧与小说作品,充满着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精神,对这时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力量的激愤地控诉是这些作品的基调。

金融家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使雨果逐渐在政治上采取了和现实妥协的态度。184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845年以后,雨果在文学

创作方面比较沉寂,在政治舞台上却很活跃。1848年以前,他一直在君主立宪制与共和政体之间摇摆,巴黎的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提出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后,他才坚决站在共和的立场上。这时他被选为制宪会议的成员,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抱同情的态度。1848年底的总统选举中,他投票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久又成为这个野心家的反对派。他是1849年至1851年间国民议会中社会民主左派的领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帝制,大肆进行镇压,雨果和他的政派发表宣言试图反抗,但遭到失败,政变后的12月11日,他被迫流亡国外。

十九年流亡期间,雨果先后居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大西洋中英属泽西岛和盖纳西岛,始终对拿破仑三世的独裁政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52年,他出版了对拿破仑三世作辛辣嘲骂的政论小册子《小拿破仑》,并写了揭露政变过程的《一桩罪行的始末》(后于1877年发表)。1853年,他“充满革命气势”的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出版。1859年,他拒绝拿破仑三世的“大赦”。在流亡时期,他的其他文学创作有诗集《静观集》(1856)、《历代传说》(1859)、《街道与园林之歌》(1865),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以及文艺批评专著《莎士比亚论》(1864)。

1870年,拿破仑三世垮台,雨果结束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凯旋式地回到巴黎,受到巴黎人民的热烈欢迎。普法战争爆发后,他持反战的态度,但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围困巴黎时,他以激昂的爱国主义热情投入了斗争。他发表演说鼓舞人民的斗志,他报名参加国民自卫军,他捐款铸造抗战的大炮,其中的一尊就以“雨果”命名。1871年2月,他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时期,他在布鲁塞尔,既同情公社又对公社不理解,但公社失败后反革命刽子手大肆进行屠杀时,他挺身而出,保护被迫害的公社社员,宣布开放他在布鲁塞尔的住宅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并积极为被判罪的公社社员辩护,争取对他们的赦免。1872年,他刊行了在1870—1871年法国人民艰难时日中写的诗体日记《凶年集》。1877年以后,他完成了四部诗集:《祖孙乐》(1882),《历代传说》第二、第三集(1877、1883),《灵台集》(1882);两部政论:反对天主教的《教皇》(1878)

和批判封建君主权力的《至高的怜悯》(1879),以及一部戏剧《笃尔克玛》(1882)。

## 二

在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有一些杰出的人物,他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些传奇,构成了一些重大的文化奇观,或以其劳作工程的巨大宏伟,或以其艺术创造的无比精美,或以其内容的广博,或以其思辨的深邃,或以其气势的磅礴,或以其意境的高超,或以其精神影响的深远,或以其艺术感染的强烈。雨果就在这样一个层次上,他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的传奇,一个令人赞叹、令人眩晕的奇观。

作为精神文化奇观,雨果是一个大写的诗人,一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意义上的诗人;不仅是诗人,也是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散文家。而且,最难得的是,他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丰硕厚实的功绩,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高踞于金字塔的尖端,仅仅某一单方面的成就便足以构成一块块不朽的丰碑。

在诗歌中,他上升到了辉煌的民族诗人高度。他长达近七十年的诗歌创作道路,都紧密地结合着法兰西民族19世纪发展的历史进程,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他是民族心声的号角,民族叹息的回音,是民族光荣业绩的赞颂者,民族艰辛磨难的申诉人,他的诗律为这个民族的每一个脚步打下了永恒的节拍。他也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人类一切最正常、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从政治领域里的民主与自由、社会领域里的平等与博爱、精神领域里的信仰与虔诚,到个人生活中的爱情、人际交往中的友情、家庭关系中的亲情等等,在他的诗里,全部得到了酣畅而完美的抒发。雨果还是文学界罕见的气势宏大的史诗诗人,他以无比广阔的胸怀拥抱人类的整体存在,以高远的历史视野瞭望与审视人类全部的历史过程,献出了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类史诗的鸿篇巨制。他是诗艺之王,其语言的丰富,色彩的灿烂,韵律的多变,格律的严整,至今仍无人出其右。

在小说中,雨果也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他是唯一能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都处理得有声有色、震撼人心的小说家。他小说中丰富的想象、浓烈

的色彩、宏大的画面、雄浑的气势显示出了某种空前绝后的独创性与首屈一指的浪漫才华,他无疑是世界上怀着最澎湃的激情、最炽热的理想、最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去写小说的小说家,因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灿烂的光辉与巨大的感染力。而在显示出了这种雄伟绚烂的浪漫风格的同时,他又最注意,也最善于把它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类现实的课题紧密结合起来,使他的小说永远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尽管在小说领域里,取得最高地位的伟大小说家往往都不是属于雨果这种类型的,但雨果却靠他雄健无比的才力也达到了小说创作的顶峰,足以与世界上专攻小说创作并取得最高成就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媲美。

在戏剧上,雨果是一个缺了他欧洲戏剧史就没法写的重要人物。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时代,是他完成了浪漫主义戏剧对古典主义戏剧的取代,他亲自策划、组织、统率了使这一历史性变革得以完成的战斗,他提出了理论纲领,树起了宣战的大旗,他创作了一大批浪漫剧,显示了新戏剧流派的丰厚实绩。他虽然不及莎士比亚那么深刻,但他是善于在舞台上制造轰动效应的大师,他的剧作以奇巧的构思,引人入胜的情节,不平凡的场景,浓烈的色彩,强烈对照的人物,富丽华美的诗歌外衣,征服了观众,几乎独占了法兰西舞台长达十几年之久,这种成功对任何一个杰出的戏剧家来说,都是不容易得到的。

如果仅把雨果放在文学的范围里,即使是在广阔无垠的文学的空间里,如果只把他评判为文学事业的伟大成功者,评判为精通各种文学种类的技艺的超级大师,那还是很不够的,那势必会大大贬低他。雨果走出了文学,进入了社会,虽然文学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虽然雨果的文学与社会更是紧密结合。雨果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社会斗士,像他这样作家兼斗士的伟大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他是法国文学中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与历史社会现实并尽力参与其中的唯一的人,他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经历过从保王主义、波拿巴主义到自由主义、民族共和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紧随着法兰西民族在19世纪的前进步伐。他是四五十年代民主共和左派的领袖人物,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在长期反拿破仑三世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更成为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其个人勇气与人格力量已经永垂

史册。这种高度是世界上一些在文学领域中取得了最高成就的作家都难以企及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斗士，雨果上升到的最高点，是他成为人民的代言人，成为了穷人、弱者、妇女、儿童、悲惨受难者的维护者，是他对人类献出了崇高的赤诚的博爱之心。他的这种博爱，正如有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像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的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教的慈悲。”

### 三

雨果奇观既是一个社会历史的现象，也是一个人的存在现象。

雨果在 19 世纪生活了八十多年，几乎与这个世纪同存亡。他所生活的时代，对法国来说是一个极其深刻、极其辉煌的时代：惊天动地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刚刚过去，新的秩序有待巩固，新的社会形态有待定型，新的价值体系有待创建。在这个时代，法兰西冲出了封建君主国神圣同盟的包围，雄武地屹立于欧洲乃至更广大的地理空间。在全民的实际生活中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关于政权形式的以血与火为内容的“争论”，逐步奠定了民主共和的新秩序，全面建立了法制社会的机制与规范。在这个时代，法兰西也创造了社会生产领域里的奇迹与象征，使这片国土与社会生活都彻底改变了容貌：铁路遍布全国，钢笔取代了鹅毛笔，巴黎有了协和广场、凯旋门与埃菲尔铁塔。这是一个充满了伟大变革、伟大事业的时代。历史的进程不能自身完成，它要由巨人来搬演，由巨人来呼出它的心声，来赋予它辉煌的色彩，来对它做深刻的解析，来给它当书记作记录，它召唤、孕育、培植、助产自己需要的巨人，从叱咤风云、扬威世界的伟大统帅，高瞻远瞩、影响深远的伟大思想家到创造工技奇迹的伟大工匠，泼洒浓墨重彩的伟大画师。文学领域，本是法兰西的传统胜地，在这个世纪，更是人才辈出，奇观迭现，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与时代召唤下，雨果充分昂扬他的主体意识，适应发展潮流，脱颖而出，成为文学领域里的巨人，造成光辉灿烂的雨果奇观。

二十七岁的时候，雨果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既然我们从古老的社会形式中解放出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古老的诗歌形式中解放出

来?新的人民应该有新的艺术。现代的法兰西,19世纪的法兰西,米拉波为它缔造过自由、拿破仑为它创造过强权的法兰西,在赞赏着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学和当时专制主义如此合拍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个人的民族的文学。”这是对历史召唤的深刻领悟,也是对历史机遇与历史条件的自觉认知。

无疑,雨果所得到的历史机遇与历史条件是空前优越的。构成这种优越性的,正是大革命后日趋形成、日趋成熟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现实。在这种社会现实氛围里,不仅作家有选择题材、选定倾向、选用艺术方法的更大自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的命运与发展,已不再取决于狭小的宫廷的趣味,有偏见的政府的政治目的与专横的长官的行政命令,而是取决于更广大的社会层面。继大革命中广大民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在精神文化领域里,也逐渐形成“民众”这个群体并日益扩大,它成为这个领域里观赏、阅读、议论、评判、顶礼膜拜的主要族群,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投合它的需要与爱好,就足以取得轰动性的成功,1802年夏多布里盎的《阿达拉》就是一个证明。此书一出版,读者欢欣鼓舞,“好比庆祝一位公主的诞生”,几个月里竟再版了六次,还出现了两本效颦的小说之作,六种模仿的传奇唱本。夏多布里盎这一“洛阳纸贵”的成功,曾使得青少年时期的雨果不胜羡慕、神往,并由此立下了“成为夏多布里盎”的誓言。

如果说夏多布里盎的《阿达拉》仅仅因为提供了传奇的故事、华丽的语言、旖旎的异国风光、浪漫的意境,正投合文化消费族群喜爱浓烈风格的口味而轰动一时的话,那么,雨果日后所提供的东西,要无可比拟地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他以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与历史场面,提供了法兰西民众在铲除封建专制主义最后遗毒的斗争中所需要的对封建时代全面的清算;他以高亢雄健的声音歌唱了经历过拿破仑帝国的法国人所缅怀的民族的光荣与自豪;他以慷慨陈词,为在新社会秩序下渴望法律公正与平等的普通人群伸张了正义;他通过感人至深的人物命运,雪中送炭式地给予了悲惨世界里的劳苦人群所渴求的温爱与同情;他以体现了宁死不屈精神的诗集,为法国人民反专制政治的斗争提供了一个真正英雄主义的范例;他以抒情的竖琴弹奏出真挚的心声,从对祖国的爱到对妻子儿女的

爱,使法国人丰富的感情在他这里都一一找到了最合拍的共鸣渠道、最完善的表述方式、最优美动听的曲调;他以瑰丽的想象、绚烂的色彩、五光十色的场景、磅礴的气势、华美的词章、丰富的诗律与法国有史以来最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给法国人众口难调的美学趣味提供了全面的充分的满足。因为他所提供的这些,正是他的时代、社会、民众所需要的,所期待的,所渴望的,他自然也就得到了他的时代、社会、民众的回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艾那尼》上演的剧场里,狂热观众不断高呼支持的口号;《悲惨世界》的问世,在巴黎立即形成了人人都在如饥似渴阅读此书的热潮,在布鲁塞尔还举行了庆祝集会;《海上劳工》所引起的轰动甚至超过了《悲惨世界》,服饰商人还曾利用它的描写来大做广告;《历代传说》的成功,使对雨果最有敌意的人也表示折服;《静观集》的出版,使雨果获得了丰厚的报酬:一幢著名的别墅“高城公馆”;《惩罚集》在国外发表更成为法国国内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人们冒着巨大的危险把它偷运进来,以传单的形式在国内广为传播……我们几乎可以说,雨果的文学创作史,就是一连串的轰动性的成功史。这是自由民主的19世纪自发的、合情合理的回报,它无须取得任何一个君主或政府机构的批准,它是作为一种滋润、一种灌溉、一种扶植、一种支撑提供给一个天才人物的,这个天才的奉献与这个时代社会的回报,互为因果,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使这个天才的身影在时代社会的历史舞台上愈来愈高大,以至它几乎笼罩了整个世纪。

#### 四

历史上的精神文化奇观,固然是时代社会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是天才人物存在状态的结果。时代的召唤,历史潮流的引发,民族的需要,现实社会与环境氛围的条件孕育了、助产了天才人物,而天才人物的素质、潜能、主体意识、自觉精神的充分发挥与高度昂扬,则直接造成了精神文化的奇观。在这个意义上,雨果如果不是唯一的绝无仅有的一个奇观,也要算是最典型、最圆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的一大奇观了。

在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上,人们固然见过不少早慧早逝但都留名史册的

卓越才人,固然应该承认天才人物光环的大小往往并不取决于生涯的长短,但不可否认,原始生命力的强盛与生存能力的持久,对天才人物来说则为如虎添翼。雨果正是这样。他活了八十多岁,按保守的计算,以他诗集中最初标明了日期的诗歌为据,他的创作生涯可以从1816年算起,他生前最后一个诗集出版于1883年,而他诗集中最迟的一首诗标明的日期,则是1884年5月19日,可见仅其创作生涯就长达六十八年,这在文学艺术史上是很罕见的。它大大长于巴尔扎克有生之年的五十一岁,狄更斯的五十八岁,福楼拜的五十九岁,左拉的六十二岁,更不用说拜伦的三十六岁,雪莱的三十岁了。

雨果在他的批评专著《莎士比亚论》中,曾经把他所崇拜的莎士比亚比喻为“一匹嚣张的公马”,不论莎士比亚在体能上能否称得起这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在雨果的心目里无疑是强壮的象征,而他自己显然是当之无愧的。如果说,在罗丹的雕刻中,壮年的巴尔扎克是粗壮雄健的话,老年雨果则是遒劲有力。为雨果写传记的不止一个作者告诉我们,雨果步入老年后,还健壮得可以追赶公共马车,可以爬上马车的顶层;上了八十岁,他仍然声如洪钟;冬天下雪的时候,在巴黎街头行走,也只穿一件礼服,不着大衣,他自豪地说:“我的青春就是大衣。”即使在他最后一年的岁月里,附在他身上的农牧神还有找仙女寻欢的需要,而且精力充沛,强烈炽热,难以满足。只要我们透过他头上的光环与周身的异彩,就不难发现他首先是一个生机旺盛、体能雄健、存活力甚为罕见的自然人,他像一棵坚实健壮的大树,根深叶繁,挺立在法兰西的大地上,持久地向岁月的冲击低头,“不断地繁殖,开花,结蕾,分娩”。

作为创造了文学艺术奇观的超人,雨果最显著的标志,是他的罕见的才能。如果说,持久的存活力与强盛的生命力是这个奇观的生命基础的话,那么,超常的智能与精神创造力则是这个奇观裂变呈现的真正能量。这能量,无疑是文学史上最深厚、最高效、最具爆发力的一种能量。仅看这几个例子就足够了:十五岁时,三个星期就完成了中篇小说《布格-雅加尔》,此作后来被评为“在好些地方堪与梅里美的优秀短篇媲美”(安德烈·莫洛亚语);十七岁时办刊物,任主编,一年多时间里写了一百二十篇文学评论与二十二首诗,这些文章“旁征博引,表现出真才实学”,